

文娛小演唱

快 板 詩

为阶级弟兄唱支歌

——文永福的血泪史

王老九



长安书店

716.6
21
39.2368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以快板詩形式写的一本家史，通过翻身农民文永福解放前后的生活经历，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种种罪恶，说明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，才能得到彻底解放，真正过到大家富裕的幸福生活。

基 藏

快 板 詩
为阶级弟兄唱支歌
王 老 九

长安书店出版（西安东大街318号）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2号
东四路105号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 × 1092毫米 $\frac{1}{50}$ · 印张 $\frac{2}{5}$ · 字9,240

1964年1月第1版
1964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20,000 定价：（5）五分
统一书号：T10095·876

—

旧社会，真黑暗，
乌云遮日难见天，
有钱有势是王侯，
受苦受难尽穷汉。
我文永福今年六十二，
过去生活如黄连；
根也苦来叶也苦，
老来变成蜂蜜蛋。

二

光緒年間遭大旱，
顆粒未收整三年，
地主肥吃又海喝，
穷人餓死一大半。
即使勉強保住命，
留在世間受作踐；
北的北来南的南，
妻离子散不团圆。

我家原住在商县，
父亲逃难到秦川，
肩挑家当簸子碗，
后跟我娘泪漣漣。
流浪关中临潼县，
沿門乞討混天天，
身落行者馬坊村，
夜晚住在破庙院。
地是地主的地，
天是恶霸的天，
穷人就是长上双翅膀，
天高海寬难飞展。
我父卖柴渡飢寒，
我娘与人做針綫，
父受苦来母受难，
掙的腿疼腰又弯。
富人生子喜加喜，
穷人养儿添愁煩，
延生我弟兄人五个，
吃飯穿衣更熬煎。
四弟五弟卖了錢，
三弟当兵丧外边，

3
老二招了上門婿，
丟下我父母娘們三。
老馬曳磨力出盡，
后边一步一鞭杆，
无数繩索脖項套，
一步更比一步难。

三

那年我刚十四岁，
又遇旱灾年饑天，
十天吃不上一粒米，
我父餓死在临潼山。
孤儿寡母无人管，
石头窩推車难进前，
我母餓得兩腿軟，
无奈翻把罗裙穿①。
丟下我永福苦瓜蛋，
地主米彥福看在眼里，
见我老实好欺負，
逼我騙我給他干。

①翻把罗裙穿：表示妇女另嫁的意思。

自从我进了他的門，
 就想把我血喝干，
 地主心黑行事殘，
 不到鸡叫把我喊。
 把我喊的套上磴，
 他在炕上抽大烟。
 他吃的大肉雪白面，
 我吃的糠菜攪剩飯。
 給地主打活十多年，
 落了个文相①光杆杆。
 人家娶妻生儿女，
 临老亲人来照看。
 我一沒房来二沒地，
 四季我穿落罗圈②。
 有女誰嫁我长工汉，
 誰肯把女沟里掀！
 穷人偏把穷人爱，
 船借水来水借船，
 只因我永福人品好，

①文相：陝西關中風俗，是把學徒叫相公，姓啥叫啥相公，簡稱啥相。

②落罗圈：指破爛不堪的衣服。

就有个花子他不嫌。

他是难民本姓韓，

独生一女叫玉兰，

招我做他門郎婿，

苦瓜并蒂心也甜。

腊月十三訂了亲，

准备十六結良緣。

地主嫁娶搭彩棚，

穷人成亲沒处站。

有人帮我找地主，

借他場畔一茅菴。

地主听言臉色变，

歪的好象牛鼻圈，

眼一瞪、眉一挽，

怒气冲冲出恶言：

“情愿借給他停喪，

不許他結婚女配男。”

我永福听了气破胆，

野地拜堂結良緣。

穷乡亲帮忙把事办，

背了几捆苞谷秆，

荒草园子地鏟平，

搭个菴子拜花毡。
 十冬腊月天气变，
 下起鹅毛大雪片，
 富人洞房花烛夜，
 穷人洞房象冰潭。
 腿盖被子牛肉串，
 地下鋪的是麦秸，
 鋪边燃了一堆火，
 二人烤火盼晴天。

四

我给地主拉长年，
 妻给地主作了环。
 地主拴了一挂車，
 出外拉脚把利貪，
 地主天黑下了店，
 叫我当院把車看。
 他酒醉飯飽渾身暖，
 我刺骨寒风肚里灌；
 他是热炕暖被窩，
 我是馬糞火炉草包毡①。

①馬糞火炉草包毡：即用馬糞生火，并圍上草包取暖的意思。

白晝跟車一整天，
黑夜又把路程趕，
他在車上睡大覺，
叫我替他捉鞭杆。
地主皮襖套合衫，
我是上下一身單，
沒底袜子窟窿鞋，
脚上裂子綻嚴嚴。
一天過河十幾遍，
冰凌擦腿如刀剮，
狗日的還嫌我手脚慢，
他在車上胡叫喊。
當天黑夜下了店，
他嘴里不淨罵連連；
氣的我撈起攪料棍，
順住狗頭往下按。

五

民國十七年遭大旱，
遍地紅光苗苗干，
官要糧草逼民反，
地主心慌不安然。

收拾銀錢想變轉^①，
連夜逃跑去西安，
他叫我好好把活干，
打下了糧食各一半。
我接土地頭一年，
沒黑沒明潑着干，
苗苗出頭齊旱死。
一粒糧食都沒見。
第二年開春落了雨，
禾苗長的忽閃閃，
地主回家賊心變，
血口噴人要手段：
說我偷賣他的花，
要叫保長把我拴，
半夜三更我逃出門，
西安賣水歇廟院。
他把我妻往出趕，
黑馱打滾算房錢，
我妻出門哭紅眼，
尋個爛窯把身安。

①想變轉：即打主意的意思。

一担水卖两个錢，
 天黑一吃精打干①，
 顧了口来顧不了身，
 落場还是光杆杆。
 无奈回家把妻看，
 只拿两个大銅板，
 夫妻見面抱头哭，
 声声罵賊欺了天。
 揭开鍋盖沒米下，
 又給地主拉长年，
 天下烏鴉一般黑，
 地主的心腸都一般。
 这个地主米积粟，
 他和彥福一祖先，
 积粟心黑說話甜，
 使喚伙計更扎板②，
 一場揚麦几十石，
 凭我一人掄木楸，
 丟下楸把捉扫帚，

①精打干：光了的意思。

②扎板：苛刻的意思。

揚完叫我一人搨。
肚里飢餓活又重，
一跤跌倒大路边，
臉碰腫，腿擦爛，
地主还把眼窩翻。
狗日的还敢把我罵，
順手飄了他一磚。
地主扑我如惡犬，
和我打的挽蛋蛋。
富人向的是地主，
穷人向的是穷汉，
有个伙計王老汉，
挺身而出把理斷，
他和我永福并肩站，
也說地主理不端。
經一事來長一智，
我把地主都看穿；
想靠他們來活命，
杆杖吹笛沒眼眼！
餓死不做地主的活，
哪怕要飯拉枣杆！

六

穷人苦难紧相連，
一波未平一波翻；
只說回家另打算，
誰料大病把身纏。
沒錢吃葯把病看，
整整睡了四十天。
水不喝，飯难咽，
昏迷不醒长呻喚，
眼如坑，身如柴，
人还没死老鴿旋。
有个光棍华老四，
弓背蛇腰长駝臉，
地主放賬他包攬，
巴結老財害穷汉，
滿肚都是鬼心眼，
借此为己来抽錢。
黑夜他把我妻見，
說的天花地动彈：
“看他快把閻王見，
你还跟他受可憐，

灞桥有个华新田，
驢馬成群地土寬，
活着誰不图吃穿，
你还青春正当年，
不如趁早嫁給他，
馱糞蛋变成金蛋蛋，
出門入戶穿綢緞，
大肉白面吃不完，
家中使用有丫环，
你就是当今的活神仙。”
我妻听言气上臉，
好象当年的王宝釧，
連說帶罵不留情，
风屎①上磨刀碰卷卷：
“你是狐狸給鸡把經念，
肚里沒把好心安，
我虽人穷骨头硬，
岂能給禽兽作小偏。”
罵的老四紅了臉，
夹着尾巴往出窜，

①风屎：即凝成块的炭渣。

实想說媒把功献，
 賊娃子过堂丢个圓。
 我妻对我意志坚，
 决心把我来照看，
 借面作成稀糲糊，
 口对口儿往下灌。
 夫妻恩爱我得救，
 病沒好利去要飯，
 富人見我把門关，
 穷人想帮也作难。
 天下有路我难走，
 四面八方都成山，
 万丈深沟哪有底？
 我永福也得把它钻①！
 有个刀客②刘黑娃，
 我借了他加麦③一斗半，
 二年无力还不起，
 本利算了一大摊。
 黑蜂尾上哪有糖？

①钻：这是指跳的意思。

②刀客：即土匪。

③加麦：指扁豆与麦子混合的粮。

他黑明踢断我門檻，
 臉賽閻君言头殘，
 立逼公鷄来下蛋。
 黑娃外号半斤面①，
 欺老罵少打穷汉，
 我好話說了几筐籃，
 他狼心怎把人心变。
 我拾干柴地里轉，
 黑娃寻我到跟前，
 他手揚鞭杆朝我打，
 七寸子②也想把龙纏。
 恶狗钻进我的家，
 圪里圪塆一齐翻，
 光有个烂被风匣鍋，
 临走如賊一担担。
 他回家卖了兩块錢，
 割肉灌酒称挂面，
 他老婆孩子吃了个美，
 害得我永福好慘然。

①半斤面：即不够斤两，含有輕視的意思。

②七寸子：即毒蛇。

天天做飯扇子搨，
睡覺蓋的口袋片，
口口吞的是黃連，
我永福何日才得甜！

七

熬到民國三十八，
就是一九四九年，
冰化雪消春雷响，
鉄树开花吉庆年！
毛主席队伍进了村，
一場春雨潑心間，
枯苗得雨枝叶展，
黑夜笑醒我文老汉。
毛主席救我出苦海，
馬坊村有了我地点，
人前說話我有了权，
农会主任身上担。
貧雇中农团结紧，
推倒穷人头上山，
那日我村开大会，
群众圍繞一大圈，